

孟鄰堂集

孟鄰堂文鈔卷之三

龍溪書樓藏

無錫華氏藏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惠帝論一

事有今與古適相類而其實不類者漢七國明燕王是也七國之反以誅賊臣鼂錯爲名燕王之反以討姦臣齊尙書黃太卿爲名類也而其實不類漢諸王連城數十大者五六郡然國無見兵兵非漢虎符不得發故其反不易吳王之削地以驕溢趙王以過謫楚王以私姦服舍膠西以賣爵有姦皆非舉兵先反亦非有上書告變者也鼂錯云削亦反不削亦反削

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者臆說也及削吳會稽
豫章郡書至而諸侯合從而西矣曩使削地之令不
行七國奚自而反哉明制諸王各有三護衛衛有十
所所有軍一千二百人又有子弟餘丁又有圍子手
二千四百人又有私募壯士又有上賜迤北降人蓋
不待徵發而數萬之兵已集其將則指揮千戶而下
大小不下千人訓練則一月十餘次南征北討軍中
賞罰皆便宜處分在國節制文武吏士高皇帝崩遂
人人有帝制自爲之意周王之反也次子有勳首之
齊王之反也府人曾名深發之湘燕二王前旣與周

同謀後復與齊構逆與七國反出於錯之臆說者異
矣周齊旣廢湘王自焚仍謚爲王燕王復置不問未
幾燕府護衛倪諒又上變百戶林玉鄧庸證之夫曾
子之賢三人疑之其母懼焉況强大藩王告變至於
再至於三乎惠帝尙不削王之爵亦不去王護衛第
遣中使逮其首謀燕王不思自咎遽聽張玉朱能之
言誘戮守臣稱兵犯闕與七國削地起兵者更不侔
矣燕王亦知弗順託言祖訓朝無正臣訓兵以清君
側以愚天下耳目韓郁楊砥羅義信之上書請息兵
講和以篤親親之誼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漢孝文

仁君也淮南王與大夫但謀反則召至長安廢之濟
北王興居反則遣棘蒲侯柴武討之七國旣叛袁盎
請斬鼂錯以罷七國之兵而周亞夫所將三十六將
軍軍益未敢請罷之也則討逆非不親親亦明矣羅
義一戍卒耳其人本無足責韓郁楊砥身爲朝臣不
能爲惠帝豫籌弭變之良策又不能出制勝之奇謀
而乃一請講和於滹沱旣北之後一請罷兵於初圍
北平之時是管蔡可不誅而七國興居不必討矣不
亦左乎同時高巍所言視郁等近理然分王子弟亦
賈誼主父偃之陳言於惠帝時奚益哉或曰代岷二

王降爲庶人一流於漳州一幽於大同何也曰此燕
王檄文之誣諸稗史仍之耳代岷二王驕恣不遜惠
帝特小懲之未有削爵及流與幽事也太宗實錄洪
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巳太宗卽位七月癸亥遣都督
袁宇整肅雲南兵備賜岷王書凡事可與宇計議而
行夫岷王果流於漳自漳至京自京反滇動逾數月
宇至雲南安得卽與榷計議也永樂元年五月丁未
復賜書岷王朕卽位初召爾還京宿留不至使岷王
在漳聞命自當速行尙何宿留之有今乃以宿留責
之以不至罪之是岷王未流并未廢仍王雲南可知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辛酉都督同知陳質以守大同
刼制代王伏誅刼制云者猶漢濟北郎中令刼守其
王不得發兵淮南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爲漢也蓋
代王在洪武中嘗從燕王北伐燕王欲以誘寧王者
誘代王取大寧者取大同不意代王爲陳質所制遂
由居庸關而歸自是北平之兵不敢西向陳質之功
也謂之幽代王可乎使惠帝欲幽代王自當與周齊
兩庶人同幽京師不置之大同矣釋史又言岷王錮
於雲南其謬亦猶是耳或曰燕王檄文齊尙書等囚
繫燕府奏事百戶箠楚煅煉令其誣王造反以金帛

賞岷王左右誣告岷王審爾則諸府告變得非皆以
威脅以利誘者乎曰他府且不必言有勦爲周王子
其告變也豈亦可威脅可利誘者乎燕王稱帝後諸
府告變無歲無之周齊代岷尤甚豈亦皆誘之脅之
者乎乃元年削代王護衛降其官屬明年削岷王護
衛罷其長史又明年遼王護衛亦削儀衛司亦革又
明年齊王廢又明年晉王廢又明年谷王亦廢又明
年周王幾廢護衛盡去其他秦寧永興高平平陽諸
王受譴者不可勝計曾是篤於親者然乎崔銑云建
文務滅懿親齊黃誤之希直敗之諸君死國之忠不

足贖亡國之罪近作史例議者亦云建文不用韓郁之言翦除諸叔幾於十王並戮七國行誅是何不舉永樂間事觀之也銑等之言過矣宋馬貴與有言封建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明太祖於年盛諸王分之以茅土命之以節制賜之以衛士給之以甲兵是何異執孺子之手而授之利刃復教之剗刃之術欲其操刀無割也得乎然則靖難之師咎蓋不在惠帝并不必罪燕王直謂洪武中練軍將兵之制誤之耳自是矯枉過甚諸王不與政事言及兵者罪之不再傳而宗室殫微勢望俱

削名雖親王不爲士民所尊與漢末諸王無異傳云
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惠帝論二

蓋嘗怪明惠帝寬仁慈勤政愛民夙夜孳孳求治
如不及乃以君伐臣以順討逆不三載而廟社忽諸
及讀太宗實錄言帝倚信閹豎與決大事進退大臣
參掌兵馬又未嘗不心疑之今以帝事見於太宗實
錄者觀之而知其說非無自也燕王之將反也帝遣
內官逮其同謀逮者未獲而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
謝貴反爲燕王所戮一也耿炳文滹沱之師討逆之

始也內官還朝炳文逆之郊外燕王用間往襲禽左
右副將軍參將而下若干人二也盛庸敗燕王於東
昌檄南北諸將水陸邀其歸路燕王幾不得脫至深
州眞定監軍內侍長壽見執乃免三也靈璧之敗內
官被獲者亦有四人四也燕王旣卽尊位文武官內
官守城者俱詔回京則惠帝時不特內官監軍而且
有鎮守矣五也夫名將如唐李郭以魚朝恩爲觀軍
容使尙有相州之敗唐肅宗代宗信用李郭程元振
魚朝恩譖之皆俛首而不敢抗況將非李郭任將未
必如肅代者乎則雖與決大事進退大臣未必如實

錄所云而軍政未有不爲其所撓者矣稗史言中官
出使暴橫惠帝懲之因密戴燕王許爲內應促其引
兵直下實錄言金川門啟帝左右惟內侍數人帝自
焚燕王中使出其屍於火中是靖難師以宦侍始以
宦侍終宦侍者燕王功臣惠帝之逆賊矣或曰惠帝
留心載籍厯代宦官之禍豈不知之胡乃至於此曰
此開國貽謀未善惠帝仍之未改耳曰實錄言太祖
不許宦官典兵預政言及朝政者斥之稗史并言不
許宦官識字而子言貽謀未善何也曰太祖實錄洪
武二十八年皇親國戚有犯之家法司毋得擅逮

在六

月終明世親王有事祇遣內官遵祖訓也內官之逮

燕王同謀非惠帝過矣洪武十一年楊仲名征五開

洞蠻命內臣吳誠詣其軍

在十月

尋復遣奉御呂玉詣

之

在十月

觀兵閱勝凡有方畧乘機而行然後遣使來

報則二人雖未命爲監軍而勢與監軍無異

十四年十二月

傅友德下普定路內使羅信自軍中復命二十七年九月將討西番遣中使諭陝西都司練軍

他若

遣使通好於元丞相納哈出

二年四月

復通好於元丞相

驢兒

十一年十月

是以國信使之任畀之矣諭下烏蒙烏

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酋長

十四年十二月

是以經畧招討使

之權授之矣陳能弔祭於安南

十一年正月

趙達朱福祭

暹羅故王慶嗣位者

二十八年十二月

是外而行禮海邦矣

送高麗流寓人還其國

二年四月

送元諸降王於耽羅國

二十二年四月

諭罷中山三王之相攻

十六年正月

賜磁器於真

臘諸國

十九年九月

報安定衛入貢者

二十九年十月

是遠而將

命四夷矣趙成爲朶兒只班所害

九年六月

是甚而激變

諸羌矣覈天下稅課不如額者

十年三月

是委之會計矣

梁珉易馬於琉球

十六年九月

趙成市馬於河州

八年五月

聶慶童易馬於番族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年七月遣中使市牛於桂林

是

命之市易矣皆政所在帝使之則安得不預帝命之

言亦安得不言十二年九月占城國入貢中書省不

以時奏內臣出外見之帝切責丞相右丞相汪廣洋

以是冬十二月貶海南至太平賜死復遣使斬之明

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族誅丞相之官自是不復設

雖汪胡始禍不止於此而丞相死生廢置內臣亦得

以一言啟之蓋十年夏

五月

內侍之斥還鄉者以非上

所問遽言之耳若問之未有敢不言者也監司局庫

諸官有常員者數百人無常員有品秩者長隨奉御

之屬不可勝數間考其職之所掌神宮監園丘郊社

署

俱十年十二月

則古典司宗祏也司鑰庫

十七年四月

則古掌

北門之管也宮門承制

十七年四月

則古出納帝命也紀

事司

六年八月

則古記動記言也御馬監

十七年四月

則漢奉

車駙馬兩都尉駒駘丞華諸監也宮城皇城守門官

十年十

二月則漢兩宮衛尉城門校尉也內承運庫

十二年

月

則漢少府水衡都尉也尚寶監

十七年四月

則漢尚符

璽郎也何莫非政何一可不識字爲之者乎而內官

監文籍以通書算小內史掌之則焉有不許識字之

禁乎十七年十二月安南貢闈暨三十人二十四年

三月索闈人二百於高麗則非獨中國刑餘爲之且

多來自異域者矣十七年七月詔內官毋預外事諸

司毋與內官監移文往來則時非官守擅用文移者

已有之二十年四月詔自今內官內使出使者守門
官引奏然後行則時非上命矯旨出使者又有之宦
官之橫奚待惠帝時哉曰太祖不罹宦官之禍惠帝
受之何也曰太祖用法嚴且出之以斷故不敢甚肆
惠帝御之以寬斯禍結不可解矣且其朝夕密邇於
帝側也帝有舉動皆得窺之帝有謀議皆得聞之帝
既寬之於平日忽欲嚴之於一時有不怨且懟者乎
燕王薏薏焉誘之以巧言結之以美利有不傾心委
輸者乎則其爲帝患蓋不止監軍鎮守及促燕王南
下而已燕王以其忠於已也益加委任子孫奉爲成